

鱼翅的“战争” 在中国刚刚开始

公务接待将“禁翅”，“拒食鱼翅”的呼吁获得很多有识之士的响应，但行业协会认为拒食是浪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姚明拒食鱼翅的这则公益广告为人们所熟知。“拒食鱼翅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近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2012年6月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明确表示，将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有人说，一场关于鱼翅的“战争”刚刚开始。

北京鱼翅消费：一天一个亿

只要是公务宴请，河北籍企业家张总一般都会点鱼翅。他说，自己在鱼翅上吃过大亏。有一次在一家熟悉的饭店请某个基层部门的负责人吃饭，饭店经理事前告诉他，新进的一批鱼翅质量不是太好，于是就点鱼翅。酒桌上，频频举杯的张总还专门和大家解释原因，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咱们就不搞这个虚的了”。谁知道，饭局过后，张总的工厂就被停业整顿了一个星期，直接损失几百万元。某基层部门的负责人通过中间人给张总带了句话：谁和你自己人！

山东一家鱼翅加工、批发企业的董事长刘先生告诉记者，北京有可能是国内最大的市场。每天干鱼翅的消费量在5000斤左右。

5000斤干鱼翅相当于1.5万斤~2万斤鱼翅食材。一碗鱼翅汤的价格大多在388元到488元之间。按照每天消费1.5万斤鱼翅、每碗鱼翅汤中的鱼翅含量为30克、每碗售价为400元粗略计算，北京地区每天的鱼翅销售额为1亿元，年销售额365亿元。

近年来，南京、西安、杭州等地都有少数酒店宣布停止鱼翅供应。而这种变化，和以姚明拒食鱼翅公益广告为代表的民间环保行动有很大的关系。

日益激烈的“鱼翅战争”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微博上表示，签名支持全国政协委员、雅昌企业(集团)董事长万捷关于“拒吃鱼翅”的提案。丁立国等30多位人大代表还共同提交了《禁止公务宴请和消费鱼翅案》的议案。

2012年6月初，全国鲨鱼制品的集散中心蒲岐镇所在的浙江省乐清市出台公务接待新规定：鱼翅、鲍鱼不上席。

2012年6月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明确表示，将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

而在“鱼翅之都”香港，2010年，香港花旗银行推出“刷信用卡鱼翅打折”活动，引发舆论声讨，该活动草草收场。3年来，香港鱼翅销售额下跌约15%。

7月20日，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主办的“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一些专家表示，鲨鱼基本保持了种群数量的平衡。此外，只要有经济鱼类的捕捞，就必然会有鲨鱼的捕捞，被捕捞的鲨鱼基本上无法再存活，不利用它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有人说，国内鱼翅行业开始反击了。

“鲨鱼基本保持了种群数量的平衡”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专家和有关机构的认同。有专家称，“全球鲨鱼有300多种，其中中国有130多种，目前全球包括鲨鱼在内渔业资源都面临严重的过度捕捞问题。”

据中国经济周刊

对话

只要下决心就能取胜



刘小冰
南京工业大学
法律与行政学院副院长

现代快报：光北京一天的鱼翅销售额就达到1个亿，这个数字有点“刺”人。

刘小冰：在我看来，私人消费很少有上鱼翅的，鱼翅消费多是公款消费，而且是高档的公款消费。即使是商业界人士请某些官员吃，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公”的成分，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鱼翅消费首要的目的在于遏制腐败。现在的鱼翅消费真的像一根刺刺着我们的廉洁，刺着我们的神经，也在挑战我们的底线。庞大销售额意味着什么，不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廉洁度受到刺激吗？禁止公款的鱼翅消费，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共识。曾几何时，我们还专门推出“四菜一汤”的规定，但看看现在，北京一天的鱼翅销售额就达到1个亿，这不是挑战是什么？把廉洁度的问题解决了，鱼翅消费数额肯定会下来。

现代快报：换个角度看，人们总是愿意从消费心理或文化心理来分析鱼翅的被尊崇。

刘小冰：在我们国家，鱼翅自古以来就成为一种符号或一种图腾。鱼翅消费之所以如此疯狂，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符号或图腾的影响，另一方面，公款消费鱼翅起到了绝大部分的支配性作用和影响。

现代快报：对于禁不禁鱼翅消费，行业内外的争议很大。

刘小冰：单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也应该禁止或限制鱼翅消费。我相信，人类如此大吃鱼翅是不可能保护环境的。对于“拒食鱼翅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鲨鱼基本保持了种群数量的平衡”等业内言论，也可以肯定是受到了特定角色、特定利益的左右和影响。对于明星的呼吁、企业家的响应，我们应该支持。可以说，鱼翅消费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现代快报：鱼翅的战争必须要打，靠什么赢得这场战争？

刘小冰：如果我们真的推出禁止鱼翅的规定，我想还是管用的。如果人大把财政预算决算这一块给细化了、公开化了，对遏制鱼翅消费总是会有作用的。而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多讨论、多监督相关现象，慢慢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另外，从营养、卫生等角度，也要多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此外，还应该改造我们的消费文化，可以说，绝大多数带有公务性质的活动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而国人的这种酒桌文化又特别深厚。实际上，我们这个文化是落后的、不“营养”的。当然，解决相关问题也有相当的难度。“不上鱼翅就被穿小鞋”则说明，鱼翅消费已经变质，有些官员是通过对方不上鱼翅来观察自己在宴请者心中的分量，“上了鱼翅就证明我的权力对他们管用”。鱼翅的战争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应该呼吁全社会对鱼翅消费加强监督。只要下决心，就能打赢这场战争。

现代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造湖运动”恐怕是土地财政的变种

截至今年8月，西安已建、在建、规划建设的人工湖多达28个，遍布西安城区与近郊。西安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称，这28个湖的水面面积超过5个西湖，造价总计达百亿元。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政府造湖动力来自于水和土地资源联合开发的巨大价值，尤其是拉升房地产开发。

(9月4日《东方早报》)

如何提升土地价值？在控制供地节奏、炒作地王之外，不少地方有了新思维。

比如，一些地方通过制造“假古董”来拉升房地产开发，河南开封就是一例。据报道，在开封重造宋都过程中，所谓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有四成已变成高档地产，而“复古”面积不足商住项目1/10。所谓“复古”，其实是

是为了地产开发。

再比如，通过制造“人工湖”来增加土地价值。不仅内陆城市西安如此，南方城市广州也是一样——海珠湖、白云湖，广州两个备受瞩目的人工湖相继对外开放后，根据规划，广州还将新修6大人工湖。另外，其他城市也有小规模“造湖运动”。显然，“造湖运动”不仅需要大笔投入，还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改变。

尽管一些地方制造“人工湖”美其名曰“防洪、调蓄、改善城市景观”——的确有此功效，但主要还是土地财政思维在作怪，即为了吸引开发商投资、提升土地价值以增加卖地收入。但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和论证，更何况“造湖”牵涉到决策、维护、水源等很多问题。

首先，花费巨大投资用于

“人工湖”是否获得纳税人同意？比如，西安“造湖运动”造价总计高达百亿元，这样一大笔投资是否公开征求过纳税人意见，资金从何而来，值得追问。如果缺少民主决策，程序的正当性以及造湖的合理性，就不免要被后人质疑。从很多陕西网民的反映来看，对“造湖运动”很反感。

其次，“造湖运动”究竟是为谁在造湖？按理说，西安所造的28个人工湖，中低收入者也有机会受益，但我们要意识到，地方政府制造人工湖的目的是为了让土地卖出高价，而这样的项目大多都是有钱人居住的高档项目。因此说，“造湖运动”主要不是在为穷人，而是在为富人造湖，是为官员政绩而造湖。

第三，“造湖运动”不是在帮助地方财政，而是在伤害地方财

政。何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地方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而在依赖土地财政的背后，是财政收入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结构等不合理。如果继续陷入土地财政，种种深层问题依然存在，最终会伤害到地方财政和地方经济。

不可否认，脱离土地财政依赖是个艰难缓慢的过程，但这已经是大势所趋。让人忧虑的是，地方政府不是通过扶持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是长期深陷土地财政。目前，一些城市的土地财政思维体现在“造湖运动”，另一些城市的土地财政思维体现在“填湖运动”——以填湖造地来拉升房地产开发，这样的发展思维该改一改了。

(冯海宁)

热点纵论

超标办公楼何以屡屡出现？

只有200多名工作人员的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政府，却投资300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8000多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不仅人均建筑面积和每平方米综合造价均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省部级党政机关的标准，其中，仅书记镇长的办公室面积就近200平方米，还有一部专用电梯供书记镇长用。

(9月4日中国广播网)

媒体曝光豪华办公楼已经N年N次了，要比豪华程度，要论耗费成本，信阳明港镇政府办公楼根本排不上号。每次曝光后，地方政府照例会出来调查一番，

并作出“剩余办公楼统一调配使用”之类的处理。但从来没有一项乌纱帽因为兴建豪华办公楼而被掀翻过，无论媒体怎么曝光，无论舆论怎样炮轰，豪华办公楼非但未见减少，反而越建越多。

按理说，在中央三令五申以及舆论不断炮轰之下，豪华政府办公楼理当渐渐绝迹，可事实恰恰相反，超标办公楼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豪华政府办公楼究竟是被讨伐的对象，还是被学习的榜样？

豪华政府办公楼没完没了，一方面印证了舆论监督的无

奈——曝光后不见处理责任人，还有谁怕曝光？此外就是，一些地方人大对于政府花钱的零约束——我们常说预算软约束，其实具体到一些地方，简直就是零约束，领导脑瓜儿一拍，几千万元的办公楼就“变”出来了。

再加上兴建豪华办公楼又更像是一种“集体决策”，或者叫“因公违规”。做出兴建决定的虽是少数官员，豪华办公楼福利最后却是由部门共享，于是因为豪华办公楼而追究具体官员责任的极少，“权力集体自肥无人负责”，无形中成了超标办公楼的一把保护伞。而且，办公楼不像

其他东西，只要已经建成，即便被曝光也不要紧，总不可能拆了吧？——无论舆论怎样炮轰，豪华办公楼就在那里。

要想遏制豪华办公楼越批评越多的怪现象，必须先追究责任人开始——至少要从当下的这个开始严惩，谁批准兴建豪华办公楼，谁就被严格追究责任。要不然，中央三番五次严肃颁布禁令，一些地方却是阳奉阴违，只要建成就算胜利，根本不用担心事后追责，如何还能管得住一些地方兴建豪华办公楼的竞相攀比？

(盛翔)

公民发言

“福利院奔驰车”让慈善蒙羞

据人民网9月4日报道，进入9月，一条《合肥福利院购豪华奔驰旅行车究竟为谁服务？》的网帖被传得沸沸扬扬。9月3日，记者就此事电话采访了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尹学萍。据尹学萍介绍，去年，上级财政拨款39万多元购买了这辆奔驰商务车，主要用于外国客人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认养儿童时使用，“偶尔我们也使用”。

慈善的本质，应该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既然加入了福利机构、投身慈善事业，那就有一条底线不容逾越——你不能借助公益平台，让自己获取挥霍享受。

没有多少个单位敢用纳税人的钱配置奔驰商务车，自称“车辆够用”的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摆这个谱却肆无忌惮。

合肥福利院院长尹学萍说，“这辆奔驰车主要用于外国客人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认养儿童时使用”，我国慈善事业总体上资金捉襟见肘的状况，难道连身为福利院院长的人都不懂？面对外界，我们不主张慈善机构装穷、哭穷，但起码你要如实反映自己的家底，购买奔驰商务车来装富、显富干什么呢？这不是帮助慈善事业而是害了慈善事业。

更何况，该福利院院长尹学萍说，那辆奔驰商务车“偶尔我们也使用”。对此，不能不说，当你们坐在奔驰商务车上时，你们因奔驰而风光，慈善因奔驰而蒙羞；你们因慈善而得益，慈善因你们而受损。

必须注意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购置的车辆，按院长所说，资金来源于“上级财政拨款”。多么有钱的上级，多么大方的上级，多么糊涂的上级。很明显，慈善事业也讲排场，福利机构也像官场。“上级财政拨款”所重视的，是福利机构的表面，不是慈善事业的实质，“上级财政拨款”如此叫好，正是当今“官办慈善”乱象频出的根源所在。

(李辉)